



甘肅日報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边强

康巴诗汇

一个梦境

◎谷语

醒来时她摸到了左胸下的疤痕
幸好恐惧留在那边
时钟响了,声波溜过一圈,掉到窗外
她分不清是敲了三响还是三十响
6月29日还是9月26日?
她掀开皱纹一样的空调被单,和后怕
从椭圆形窗孔望出去,隔壁的高楼像根手指
竖在唇边,夕阳古怪
恰似城市患了偏头痛,在额上拔了火罐
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像绷带
把目光所及之处绑了三匝
垃圾堆里扒食的人恍若伤口边蠕动的蛆虫
几丛兰花正合力吸食一个园艺工人的血汗
地产商搓着麻将,一溜儿房间码在桌上
穷人花三代的功夫抬起一只二筒
铁道枢纽站,成排成行的火车皮像大片的棺材
其中一列缓缓驶入,带着哀嚎
像送葬的队伍到了墓园
车站广场随即抛洒出大把大把的纸人
有的被风吹倒,有的
还夹在生与死的门缝,而她
不停地拍自己,
打算此刻醒过去她是一个古老的瓷瓶,
布满裂纹
被子,皱纹一样。掀开,坐起来
窗外白茫茫的,仿佛大地受了伤
打上了绷带。一缕白发垂下肩膀
多么快,就到冬天,她恍惚着
一年一年,在四季的轮盘,遗落春色
她无法抓住,流水将她遗弃在岸边
逐渐暗下去的灯盏,熄灭之前的疼痛
轻烟似的一生,仿佛从来没有过
她想从缝隙里掏出温暖的事物
而苦涩荡漾开来,一些水草
把她往寒冷里拖。她听见沉默时的呼喊
“母亲,抱紧我,孩子一样抱紧我”
她是一个古老的瓷瓶,布满裂纹
里面装着尖锐的碎片

夕阳落于窗畔

夕阳落于窗畔,落于铜钱状的漂泊
草丘上,牦牛有肃穆之眼
风吹,乡愁呼啸,旧日风物于天际映现
故乡拉住左手,异乡拉着右手,撕扯这
这么多年,走在钢丝绳上,颤颤悠悠
煮在酥油茶里的岁月,总被播撒声惊醒
乡愁在荷香里蜿蜒,
挂在渔网上的故乡闪着星光
而秋风一茬紧似一茬,故乡缩进一枚豌豆壳
辐射皱纹状的痛
哦,已是中年,还在草尖上晃悠
指尖离愁炊烟缭绕,岸边小河如一条腰带
捆着我的风雪人生
当夕阳落于窗畔,落于寺庙金顶上闪耀的异乡
落于,蒲公英状的人生



冬林。粤梅 摄

导读

那个很冷的冬天,那个满街都冻着厚厚冰板的冬天。哗啦啦刮过的寒风把街道旁的木板房吹得摇摇晃晃。我和几个同街的娃娃穿着厚棉袄,正在玩子弹壳。我们手指都冻裂了好些长长的血口子,还停不下来,朝僵硬的手心吹口热气,又趴在冰板上弹着子弹壳。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村民本是不速之客。在发现有水有树后,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于是,乡村便改变成了另一种模样。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到来,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坪坪便也同时有了名字,成为村民们最朴素的方位标识。

船夫冲过了翻滚的河水。他靠岸了。一抬头,他被愣住,站在岸边的是他日夜想念的女儿。如今她站在船夫的前面,他却不能热情地拥抱。她变了,变得让他感到陌生,变得让他不敢接近。船夫默默地把行李放进牛皮船里,让女儿上船。父女俩划着牛皮船回家。

7

人类主流文学精神 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少年热

嘎子

其实,我早就认识他了。
那个很冷的冬天,那个满街都冻着厚厚冰板的冬天。哗啦啦刮过的寒风把街道旁的木板房吹得摇摇晃晃。我和几个同街的娃娃穿着厚棉袄,正在玩子弹壳。我们手指都冻裂了好些长长的血口子,还停不下来,朝僵硬的手心吹口热气,又趴在冰板上弹着子弹壳。

记得是在大礼堂坝子里,紧靠着农牧大院的院墙外,那里刚竖了一块巨大的画板,早就绷上了画布,在这里已经晾晒了好几天了,我们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

那天,我一抬头,就看见有个人从雾中一摇一晃地走来。他手里提着一只很大的铁桶,另一只手夹着厚厚的一叠东西。个子很高大,头上戴着银白色的狐皮帽子,黑红的脸朝我们笑,口音很重地说,你们可不可以让开一点,我要工作了。

我们全站起来,望着站得笔直的他,不知道他要在这里做啥工作。

他站在那个巨大画布下,放下铁桶,又朝后走了几步,停下来,手托着下巴久久地打量那张沾满了雪粉的画布。我才看清楚,他的下巴上和耳轮旁生长了好多毛刺一样的细胡须。他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雪越下越大,他的帽子上肩膀上都堆了一层白色了,他也不抖掉。我们都感到没趣,说这人是疯子,工作就是在这一块白牌子下发神经吧。我们笑着离开了。

下午很晚了,我又来到那里,看见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两个梯子,搭成一个可以站在上面走来走去的脚架。他正站在上面朝画布上贴一张一张的纸,纸上画着图稿。我们都看清了,画的是毛泽东和一大群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他把早就准备好的图稿贴满后,就用一支蘸了水的纸笔沿图稿的黑线描画。我们都很好奇地瞧着,当他仔仔细细描画完后,又小心地把贴在上面的纸揭下来,图稿就清晰地拓印在画布上了。他喘了口气,又看了看围着娃娃们,笑着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呢?

他画色彩时,提来了一个烧得旺旺的大铁炉子,放在画布下烤着冻僵的手,又使劲搓了搓,看看也在火炉旁的我们,说你们离开点,我要工作了,这些颜色滴在身上洗都洗不掉,我们也没兴趣了,跑得远远的,想起了就跑来看看。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现在回忆起来,他画那幅巨幅画时,不像我后来学画时那样,先铺大色,再对比着一层一层地画细节,他是一小片一小片地画,每一个小片都把细微之处画了出来,真的好像不是在画画,是在玩魔术,画笔舞着舞着,那幅画一点一点在他手里变出来了。画出来后,面前已经让看稀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了,好多人在赞叹,大画家真是大画家,比照片上的还画得像,画得漂亮。

我们是一直看着他把这幅巨画完成的,自己也像成了大画家一样,骄傲极了。尽管不知道他姓啥名啥,他画完,撤了架子走后,那幅画下面又成了我们最爱嬉玩的地方了。

他在画第二幅巨画时,已经是我们的美术老师了。第二幅画在上桥毛纺厂转运站门口,画的是珍宝岛战场上那个用受伤的手端起火箭筒正要射击的战士。我们都知道他姓蒋,都叫他蒋老师。画那幅画时,好多时候,蒋老师桶子和盆子里没用完的色彩就放在我家里。那时,我家住中桥,离那里很近。每天,他要画画时,就来敲我家的门,我帮他提画桶,心里骄傲得像大画家一样。

想不到,他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那他不叫美术课,叫毛泽东革命文艺课,分美术、音乐和舞蹈。他教美术,记得他一进教室,我就吃得差喊出来,原来我们守着看了好些天的大画家,就是我们的老师呀!那天,他没穿画时穿的旧那件修车工穿的长衫工作服,而是一件洗得发白的黄军装,没戴帽子,头发有些卷曲。人好像更高大了,一笑脸就飞一层红色。两只眼睛亮亮地看着我们说,他姓蒋,叫蒋光年。你们就叫我蒋老师,教你们画画的蒋老师。他把一迭油印好的画纸发给我们,那是一只攥紧举起的拳头。他说,你们拿着这个画稿先别忙着别忙画,我先给你欣赏一些画。他从画夹子里拿出好些画,有他写生的水粉,也有他收藏的名画印刷品。有一张他画的雅拉大雪山,背景是五彩斑斓的云霞。他说,你们看着这幅画,什么色彩都有,红的橙的蓝的白的,好像跟你们眼睛看见的长在那地方的雪山不一样。可是,这就是画家的眼睛看见的真实的色彩,固有光源色,还得心情色。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说就是你们心里喜怒哀乐的感情色彩。(未完待续)

草木故园

◎彭家河

在张家山、袁家岩、彭家河这些普通的地名间,不同的家族便在这些山沟平坝里生长。如同一棵树,种子落下来,然后生长成小树,小树又生长成大树,大树的种子又落下来生长,于是长成了片树林。在川北的深山中,生长着不少这样的树,他们能行走、能说话,他们在山间演绎着自己的悲欢离合。

彭家是我们那个家族聚居的一个小山坪,村里最古老的那棵柏树要七八个青壮年伸手才合围得住。浓密的树枝遮蔽了树下的山坡,树下一年四季都是干燥干净的,没有草木能在它的身下生长,粗大的树干也没有人能攀爬。老家的房屋后面有三棵古老的柏树,其中有一棵枝干长得低矮一些,小时候村里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爬到树顶上去过,因为树上有不少白老鸹聚居,他想去掏里面的蛋。结果他掏出几只小白老鸹,摔到树下,几天后,在树上不知居住了多少年的白老鸹便搬走了。

村里老人们听说此事后,都说那个青年忤逆。还讲述邻村有个青年上树抓鸟蛋,结果把手伸进鸟窝,发现一团凉丝丝的柔软东西,他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条爬进鸟窝的毒蛇,于是吓得那个青年从树上落下后摔死了。老人们一讲,再也没有人敢上树掏白老鸹的窝了,可是白老鸹们也再没有回来过。

每天晚上,从远处的西河或者嘉陵江里劳作一天的白老鸹回来后,都要在树上吵闹一会才肯睡觉,听着那些声音,我便会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风雨过后,我家房顶上便落满了白老鸹粪和长长短短的枯树枝,有时还有些鱼骨头,我爹便把那些粪扫下来堆在一起,作自留地里的底肥,那些树枝和圆黑黑的柏树果便搬回灶屋烧锅煮饭。每年夏天的晚上,村里都会刮几次大风,听着房顶上呼啸的风声,我不怕房顶上的瓦被风揭去,却怕那些大树顺风倒下砸着我家的破瓦房,于是我不敢入睡。然而就在恐惧之中,我却一次又一次的慢慢睡着了。

那些古树个个都巍峨挺拔,村民们路过时都要仰望才看得到树枝。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棵大树为了全村的族人,作出了最后的牺牲。村里要安电了,要永远告别柴火取火的时代了。然而我们村除了树多就是人穷,哪里找钱买电线杆呢?村里大大小小开了几天会,决定砍掉一棵较小的树。

那树在我家的东面。在挖浮土的前

夜,村上找来德高望重的老者在树下烧了纸、杀了鸡、点上香,祭祀这棵树下,第二天一早才动工。我们周围的大人小孩便围着那树张望,那棵小树也有两三个成年人合抱那么粗了。把树下的浮土挖去,发现树根盘根错节,也非常粗壮。于是决定从树根部锯掉。村里木匠找来一根一米多长的钢锯条,然后再砍根小树,树皮剥掉,在火上边烤边育,育成个弯弓形后,再把那巴掌宽的钢锯条两端用钉子钉在树弓两端,一个超大的锯子便做好了。于是,几个青壮年便坐在树的两侧,轮流使劲拉锯,不一会儿,几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在来回的锯齿中,热腾腾的金黄锯沫便在一颗颗雪亮的锯齿间落下,很快就堆在树杆的两边积了一大堆。看着那两堆细软的散发着热气的锯沫,我仿佛看到那是树里流出的血。半个时辰后,那宽大的锯条还卡在粗壮的树杆中间,仿佛咬在树杆上的一排锋利牙齿。周围的大小小都端着饭碗过来看看,嘴里啧啧的说:这树真大。长了几千年,难道不大吗?哪个人能活这么久呢?午饭过后,过来几个小伙子爬上柏树,把粗粗的纤维拴在柏树腰部,然后顺着树下的空地摆好。因为怕树倒歪了砸着了周围的房子,要人们把树拉倒在空地上。到了下午的时候,长绳两边站满了全村的当家人,那根锯条也咬到树的另一边了。我们小孩子都围了一圈,想看那大树是如何倒下的。结果被家人赶得远远的,如果树倒偏了,小孩子跑也跑不动,砸上可不得了。等我们远远的听到大人们“一!二!三!”的齐喊声后,只听“呼”的一声,那是树梢划过天空的声音,紧接着就是“嘭”的一声沉闷巨响和树枝被折断的咔嚓声,然后就是一阵地皮抖动,那棵巨大的柏树倒下了。我们跑过去,发现长长一溜黑黑的圆木倒

比起人丁,乡下的草木已日渐兴旺。

乡村其实是属于草木的,村民本是不速之客。在发现有水有树后,那一队队从猿一路迁徙成人的村民们便驻扎下来,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谈婚论嫁,生儿育女。于是,乡村便改变成了另一种模样。正是由于村民们的到来,那些山山岭岭、沟沟坪坪便也同时有了名字,成为村民们最朴素的方位标识。

在地上,仿佛一头巨蟒。我们都争着往上爬,好不容易才能爬到倒地的树上。看到沟壑重重的树皮,想必它已经历了多年的风雨,然而却在这个时间倒下。

那棵大柏树在几天后便肢离破碎了,中间的树干也成了一段段的木料,这些上好的木料都先后运出了村,有的变成了电线,有的变成了电杆,听说有几段还当礼品送给了某个当官的,给他的老汉当了老木。那棵大柏树的根也慢慢长出了一些,那个巨大的有一人多深的大坑也填平了,种上了胡豆。每次看到那里长出的开着紫黑小花的矮矮胡豆,我却想起那个地方曾经巨大的柏树。

房前屋后全都是树和竹子,这些都心中有数。后檐有棵柚子树,东面路边有棵紫薇树,房子后面还有几棵大柏树。多年没有回家,这些东西依然清楚。然而,多年没有回家打扫院坝,不少不知名的草也慢慢侵占屋外的石板,仍蓬勃向前。

与我的老家一样,李家湾、蒲家湾、杨家山的那些院落也慢慢人去楼空。老的去世了,年轻的外出打工去了,年幼的也跟上年轻的父母进城当了农民工子弟。他们在乡下的家园也日渐荒芜,还给了草木。村里男男女女不少在远远近近的城里安下了家,凭借在城里高价买下的住房,也把户口迁进了城。老家的房屋没人照看,日渐破落。地里的野草也没人打理,自然而然退耕还林。

当初闯入乡村的庄稼人东一个西一个的离开了,有的进入树林里的坟地,有的进入村外的城市,他们都把祖业连同村庄抛在了身后。那些没有砍下的树,那些没有除掉的草,又慢慢的,又静静的,把曾经撕开的伤口一点一点缝合,把曾经的人世悲欢一点一点的掩埋。

回望老家,草木葱茏。

罗孜的船夫

◎次仁罗布

听着干巴巴、单调的诵经声,感到无聊和不适。她还再试一次,劝船夫离开这里。

爸爸,要是你跟我到拉萨的话,每天晚上可以坐在亮堂堂的屋子里看电视。不去。船夫说完又开始念经。

爸爸,你一个人会很孤独的。有什么孤独。我生下来的时候是孤零零的,死的时候也要孤零零地去。

难道你不想这辈子有一点幸福和安逸的生活吗?这些都是一些短暂的东西,我不留恋,只有超脱才是人生的真谛。

不,爸爸。我们应该要通过努力来争取,而不是一味地等待。幸福、安逸在世间。只能靠自己。

船夫放下手中的念珠,生硬地说:自己?人到底有多大能力。他能永远青春常驻吗?永远不死吗?永远不轮回吗?自己。人是脆弱的东西。只有靠神明的保佑,才能从轮回中解脱。

我只为今世。我被贫穷折磨得使理智清醒。我对幻想不寄希望。我相信实实在在的现在。

船夫的脸上现出温色的表情:你们就知道舒坦,不知道死的恐惧。她没有注意到船夫表情的变化,继续再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只要此生活得实实在在,就够了。

船夫的两只眼里射出愤怒的光,她知趣地停住了。

船夫淡淡地说:很晚了。快睡吧!父女俩一起过了几天。期间女儿怎样劝他,他都不肯听。当女儿要走的时候,船夫没有一句训导的话。他知道这只是白费口舌。在公路上等车时船夫说了声:你还年轻。

爸爸,放心吧。我会努力奋斗的。我想你的时候,就跑过来来看你。

船夫的心里酸溜溜的。壮汉又要吸鼻烟。小女孩尖声叫道:“看,皮船划过来了。”所有人的目光投射过去。一个瘦小的身影划着皮船与急流的河水搏击。

怜悯悄悄地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滋长。病女人感到了再生的希望。怀着崇敬和虔诚的心等待的只有壮汉和老太婆。

他们渡了河。天色已近晚上。再赶也赶不到仲。经过商议准备借宿在船夫家里。

大伙围坐在三角灶旁,上面黑黢黢的铝壶嘴里散出茶香来。他们边喝茶,边吃东西。

“船夫,你的岁数也大了,该静下心来休息。”岗祖说。

“要是我不干了。人们怎么渡江呀!”“是的。船夫说的对。要是没有船夫,我们会留在河对岸的。”这是壮汉的声音。老太婆紧跟着说:“是啊船夫。你熟知这河水的脾性,你才能引我们过河。”

船夫瘦瘦的手抚摸小女孩的脸蛋。小女孩问船夫:“爷爷,没有你,这河还会有吗?”

“小傻瓜。是这汹涌的河造就了我。人们由于对它感到惧怕,所以需要我。”

“船夫,罗孜是个荒凉的地方,附近又没有人,你不如到你女儿那里去。”

“城里闹哄哄的,人心也不善。罗孜虽然荒凉,人心却充满爱。”

“……”他们谈论了很多,午夜时才躺下入睡。第二天,他们向仲方向前进。一路上交谈着,但谁都没有提罗孜的船夫。忘记了?或许。人们只有到了渡口焦急等待时才会想起罗孜的船夫。